

My Father Gauguin

我的父亲高更

「法」保拉·高更 保罗·高更／著 刘霞 张奔／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My Father Gauguin

我的父亲高更

[法] 保拉·高更 保罗·高更 著 刘霞 张卉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父亲高更/ (法) 高更 (Gauguin, B.), (法) 高更 (Gauguin, P.) 著; 刘霞, 张奔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80251-819-3

I. ①我… II. ①高…②高…③刘…④张…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法国—现代②日记—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55②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03151号

Copyright©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我的父亲高更

作 者	[法] 保拉·高更 保罗·高更
译 者	刘霞 张奔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819-3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译者序

保罗·高更的家族中，父亲经常“缺席”。弗洛拉·特里斯坦 (Flora Tristan, 保罗·高更的外祖母) 的生父，在弗洛拉还是婴儿时便去世了。阿琳·玛丽 (Aline Marie, 保罗·高更的母亲) 的父亲，在阿琳不到二十岁时进了监狱。而克洛维斯·高更 (Clovis Gauguin, 保罗·高更的父亲) 去世时，保罗·高更才两岁……

保罗·高更和他的丹麦妻子梅特 (Mette Sophie Gad, 1850—1920) 育有五个孩子。埃米尔·高更 (Emile Gauguin, 1874—1955) 是高更的大儿子，在美国做了一名建筑工程师，他只拥有父亲的一件作品，一幅母亲的小素描。老二阿琳·高更 (Aline Gauguin, 1877—1897)，死于肺炎。她是保罗·高更最喜欢的女儿，他曾为女儿写下《致阿琳的笔记》。老三克洛维斯·高更 (Clovis Gauguin, 1879—1900)，一次手术后死于败血症。勒内·让·高更 (Jean Rene Gauguin, 1881—1961) 排行老四，一位雕塑家和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为巴黎杜乐丽花园创作的陶瓷喷泉雕塑。而保拉·高更 (Pola Gauguin, 1883—1961) 是小儿子，本书的作者，是一个艺术家和艺评家。

除了五个孩子，保罗·高更还有两个“私生子”，和情人生出的。他和巴黎女裁缝 (Juliette Huet, 1866—1955) 生下了杰曼·休特 (Germaine Huet, 1891—?)，和塔希提女子泰瑚拉 (Tehura) 生下了埃米尔 (Emile Maraë a Tai, 1899—?)。

即便膝下儿女成群，保罗·高更仍是“缺席”的父亲，几乎没享受过天伦之乐。他和梅特的婚姻，维持11年后崩溃了，他们最后一次书信来往在1891年。在外人眼里，梅特从未理解过高更的创作欲望与艺术理想，她认为他放弃了共有的舒适生活，无数次的争吵加速他们的分离；外人眼中，高更最喜欢的两个孩子早夭——阿琳·高更 (Aline Gauguin, 1877—1897) 死于肺炎，克洛维斯·高更 (Clovis Gauguin, 1879—1900) 在一次手术后死于败血症——是因为梅特潜意识不喜欢他们。至于“私生子”，更不曾获得他的丁点儿父爱。

在父亲“缺席”的日子，最为怀念父亲的恐怕便是保拉·高更了。他长得最像

高更，以后又“子承父业”，做了艺术家，甚至连他的儿子保罗·雷内·高更（Paul Rene Gauguin, 1911—1976），也成了一位著名的视觉艺术家、舞台设计师。正如书中所说，与父亲的短暂相聚，尽管父亲也许仅是把他当做最小的儿子，但在他心中，他不仅获得了父爱，自此更是把父亲深深记在心里，当做指引自己前行的方向标。1937年，他撰写了关于父亲的回忆录。除了童年的回忆、母亲等亲人的诉说、母亲保存的书信，保拉·高更还研究了李夫莱特出版公司出版的范·韦克·布鲁克斯翻译的《高更私人信件》及达德米德公司出版的露丝·佩科夫翻译的《高更致乔治·丹尼尔·德·蒙弗雷的信件》，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父亲。

借由保拉·高更之笔，我们眼前的艺术家高更——这位天真的“野蛮人”，形象更加丰满动人了。我们得知，他的父亲曾经在理想与现实中苦苦挣扎，一方是天性中追求原始、天真的艺术家，一方是要承担五个孩子的责任的家中支柱。到底何去何从？保拉·高更客观而直面的描述，让我们得知保罗·高更内心曾有过的苦痛与悲伤，以及为了艺术理想的坚韧与执著。我们发现，保罗·高更在追求艺术的时候其实也不是那么绝情，他也需要家庭的温暖。高更一次次地写信请求梅特放弃一切来到他的身边与他一起追求艺术。画作卖出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改善妻儿的生活。尽管妻子总是以照顾孩子为由，或表现出对他的不理解，他也只是在信中埋怨几句，而后继续诉说对妻儿的思念之情……

不管保拉·高更是否美化他的父亲，我们都相信，那是他心中的父亲，一个可敬可爱、为了艺术献身的艺术家。而他的母亲梅特，似乎是冷漠了一些，但是这种冷漠，让她撑起了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现实让她不得不选择功利，选择放弃丈夫而选择孩子。如果高更能更好地换个角度去考虑她的感受与处境，也许就不会在阿琳死后断然与妻子断了来往。保拉·高更是理解他的父亲和母亲的，他就像一个急于向外人诉说的孩子，用笨拙而急促的话语表达久埋心中的情感——他爱他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在他心中同样伟大而可敬。

本书除了保拉·高更所著《我的父亲高更》，还在后半部分附上保罗·高更撰写的自传式散文诗《诺阿，诺阿》（*Noa-Noa*，塔希提语“芳香”之意），让读者能深入地了解一下真实的高更。《诺阿，诺阿》记述了当时42岁的他，为了心中的艺术理想，抛家弃子，离开文明的法国，前往南太平洋的孤岛塔希提寻找灵感，像野蛮人一样地生活、创作。《诺阿，诺阿》文字原始质朴、笔触清新动人，正如塔希提岛未经污染的环境、淳朴的风俗人情、明快的热带色彩……

目 录

001 我的父亲高更

前言	003
第一章	006
第二章	016
第三章	020
第四章	043
第五章	072
第六章	093
第七章	115
第八章	128

149 诺阿，诺阿

我的父亲高更

P Gauguin

七岁时，我所不了解的父亲已经成为保罗·高更，当我试着去画他的肖像时，我不是那个爱父亲的儿子，而是我自己，我把他看成艺术家高更，一个一生都在积累艺术经验、把一生奉献给艺术的男人。内心的许多声音，好与不好的影响汇聚在一起，引领我走向正确的道路。

——保拉·高更

前言

我是保罗·高更的儿子，我从小跟随母亲长大。对于我的未来，人们有各种猜测。从猜测作为高更的儿子的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到后来半信半疑于父亲的名望可能会给我带来哪些影响。外貌、言谈举止的极其相似，加剧了人们对我的议论。童年至少少年时期，父亲的生活充满了神秘，每当父亲给母亲来信，这种神秘感就会加剧。来自远方的信件，会让一直坚强而开朗的母亲瞬间沉默，甚至陷入深思。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即使不知道信里说什么，凭直觉也知道信的分量与意义。家中照片里的父亲，对我们而言既熟悉又陌生。对父亲的印象彻底改观，源于七岁那年在丹麦见到父亲。那时的父亲的形象，至今在我脑海中栩栩如生。尽管如此，回忆过去，我仍惊讶地发现，父亲的言行举止于我而言，是如此疏离。我真的很难理解这个父亲。时光流逝，父亲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了。他好像一直站在那里，不苟言笑、沉默寡言，但多愁善感。在他从未见过的最小的儿子面前，他不了解我，但或许也明白，我除了知道他是一个年长的陌生人，是我的父亲保罗·高更之外，其他的一无所知。

然而，父亲给我的强烈印象，让我开始关心每一件与父亲的生活、工作相关的事情。我收集、保留了所有与他名字有关的那些不经意的词语，以及生活中那些闪亮的点点滴滴。人们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啊，你太像你的父亲了！”这句话，让我更加了解他的形象和他的性格。即使我的那些偶尔的下意识的感觉比较朦胧，但是更清晰、更强烈和更具有穿透力的意识之光总会回来。儿童时期直到父亲去世，当我二十岁的时候，父亲的形

象无疑就是建立在少数事实基础上的想象的肖像。但照片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整体。后来，关于父亲的事实又增加了。

最先，是他的两本书《诺阿，诺阿》和《此前，此后》的出版。长大成人后，我从母亲那儿骗到了有注释的版本。注释非常清楚，不偏不倚，真情流露，这全仰仗母亲惊人的记忆力以及她那坚强而温和的性格。这两本书中，父亲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智慧与风趣，以及源于家庭骄傲、家庭野心的自尊，当然也伴随着母亲对她的五个孩子的父亲的人性和直率的理解。她了解并敬重她嫁的这个有才干、勤奋的银行职员，欣赏他注重实际的、多方面的能力，对其气质和气魄更是感到极其骄傲。但是，艺术家高更对她而言，却是一个陌生人，她决不去理解他的这一面。她难以理解，像他这么有天赋、有资格的人，会选择艺术这个没有目的的工作作为职业。

顺便提一下，让·诺相布和查尔斯·莫里斯的自传中，对高更作为一个男人及艺术家给予不同的描述，母亲读完后，觉得他们没有真实地描述高更的男人性格，而且在萨默塞特·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她没有找到主人公斯特里克兰与她丈夫的一丝相像之处。高更致丹尼尔·德·蒙弗雷的信件，引起了她的怜悯，但她没有改变观点，也没有给父亲给她的信投下阴影。去世前，她交给我这些信件，对我说：“读完这些信，你会对你父亲有个更客观的理解，如果觉得合适，可以拿去出版。无论在性情还是行动上，他都是一个坚强的男人，不心存恶念与猜疑。也许他过于轻率，总按自己的意念行事，但他总是非常冷静，始终如一而不盲从。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选择艺术，即使我现在明白他有权去做他自己。但因认为这是疯狂且无望的冒险，我拒绝陪伴他，给他养育更多的孩子，相信没人会为此而惊讶。”

这些信件以及对父亲的艺术作品的研究，能够帮助我更加全面地了解父亲。与他有关的一切困扰着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同时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困扰着我随后的艺术创作生涯。

除了上面提及的书籍之外，阅读弗雷德里克·奥布莱恩的《南太平洋的白影》，以及与父亲的朋友特别是法国雕刻家兼陶瓷艺术家柏高·杜雷奥的

交谈，给予我许多帮助。这些不仅对提供有关父亲生活的真实信息有重大意义，也帮助我去了解父亲生活的环境。

那些直接与父亲接触的人有这样一种说法：父亲是一个矛盾的人。这使我相信，父亲的感情是内省的，他的背后有非常强烈的感情生活，而这并不表现在日常交际中。

父亲的容貌再一次跃然于眼前。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我们父子二人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光阴如梭，事实不断堆积，一个人的经历也说明了不少事情。七岁时，我所不了解的父亲已经成为保罗·高更，当我试着去画他的肖像时，我不是那个爱父亲的儿子，而是我自己，我把他看成艺术家高更，一个一生都在积累艺术经验、把一生奉献给艺术的男人。内心的许多声音，好与不好的影响汇聚在一起，引领我走向正确的道路。

第一章

巴黎洛雷特圣母院街五十六号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记载：一八四八年六月七日，画家高更诞生于此。像其他所有的巴黎街道一样，这条街上那个灰色的房子中，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突出这条信息的意义。若非这个日期，一个普通而细心的巴黎人都未必会注意这块牌子。

然而，当用年轻人的鲜血书就的革命日，在向人们诉说着那些为了信念而牺牲的年轻人身上徒劳的英雄主义的时候，高更的名字还是一个未知数。当革命的第一声枪响使位于洛雷特圣母院街上的那个普通的窗户嘎嘎作响时，尤金·亨利·保罗·高更却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他的父亲克洛维斯·高更，出生在奥尔良一个从事事务管理的中产阶级家庭，有着坚定的共和主义观点。年轻的克洛维斯，于一八三零年这动荡的岁月中积极参与政治。作为一个政治记者，他从未获得过任何显赫的成绩，但在一八五一年，当路易·拿破仑发生政变时，拥护共和的他，被迫与家人——妻子阿琳·玛丽、五岁的女儿玛丽、三岁的儿子保罗——一起流亡。他们准备到秘鲁去，在那儿，他的妻子有几位有权势的亲戚可以投靠。然而天不见怜，在旅途中，他就因心脏病发而去世，被安葬在麦哲伦海峡。

我们只能画出保罗·高更的父亲即我的祖父及其家庭的模糊轮廓，这些轮廓，能够让人们大致看到他对儿子性格的某些影响。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出他鲜明的独立个性。也许我们会说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憧憬、对信仰盲目崇拜、兴奋的年代。刚刚发生在巴黎的那场革命使他焦虑不安。在匆忙前往秘鲁的途中，他所乘坐的那艘船不但行驶

缓慢，船上还有一位易怒的船长。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切使他英年早逝。他在甲板上来回踱着步子，呼吸急促，一脸不耐烦。然而此时，他的幼子、我的父亲高更正在眺望浩瀚的大海，大口呼吸着永生难忘的清新的海风。当陆地出现的时候，他问：“爸爸，那就是秘鲁吗？”“不，我的孩子，我们还没走完一半的路程。”

而关于阿琳·玛丽及其家庭的信息更为充足而明确，尤其关于她的母亲，我的外祖母。外祖母的父亲莎萨尔，是波尔多的一个葡萄酒商，只知道他因为一次突发的嫉妒，就将妻子弗洛拉·赛莱斯廷·黛蕾丝·亨利埃特·特里斯坦打成了重伤，被判二十年苦役。他们之前曾有过三年甜蜜的夫妻生活，其后的十八年一直处于感情破裂的状态。弗洛拉·特里斯坦是一个不平凡的女人。一八零三年出生于秘鲁，父亲唐·马里奥·特里斯坦·莫斯科索是西班牙裔秘鲁籍官员、贵族，母亲是一位法国淑女。莫斯科索家族的历史与阿拉贡的博尔吉亚家族有些渊源。后来，皮萨罗将秘鲁变成了西班牙的一个省。这也正是他们全家选择前往秘鲁的原因。事实上，父亲的外貌和性格，与某个时期的莫斯科索家族中有印第安血统的一个混血儿有些相像。

据一位女士说，唐·马里奥的一个姐姐知道如何使用银版照相法，她让这件事变得更加可能。也没有必要去隐藏什么。相反，父亲高更如果知道的话，会为自己拥有博尔吉亚家族血统而感到自豪。他没有种族偏见。他对自己说：“回忆录！那就是历史！除了作者，其中的任何事情都非常有趣。他会告诉你他是谁，来自哪里。据卢梭讲，《忏悔录》可是内容十分严肃。如果我告诉你，我母亲来自秘鲁总督的阿拉贡的博尔吉亚家族，你一定会说我在吹牛；但如果我说我出生在一个流浪者的家庭，你肯定会瞧不起我；如果我告诉你我的父亲也姓高更，你会说我太天真；但如果我讲得更详细以证明我没吹牛，你肯定会冲我笑。”不一会儿，高更更直接而有力地补充道：

“就像你看见的一样，我的生活非常忙碌，在生命旅途中不断逆流而上。如果你愿意，可以叫我粗鲁的船员。但我身上流着一个种族或两个种族的血液。”

十五岁的时候，弗洛拉·特里斯坦来到法国，嫁给了莎萨尔。乏味的婚

姻生活不能满足她不安的灵魂、雄心勃勃的野心。秘鲁人的风流、印加人的传奇，在她的血液中流动。结婚三年后，为了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兴趣，她设法离婚。与佩尔·昂方坦的相识，使她热诚地拥护着圣·西蒙尼安学说，她做了新闻记者，写了两本小说，让自己成为公众人物。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英国，她都勇敢地支持公众集会和工人运动。她漂亮、喜怒无常，用原始、简单的方法表达自己，轻而易举地就能吸引众人的目光。即使脱离了圣·西蒙尼安的圈子，她仍与佩尔·昂方坦继续宣扬其社会观点，一起在波尔多建立了工人联盟。尽管前夫被判重刑，尽管作为一名女性革命者生活方式有些另类，尽管身居要职，她仍然给周围的人以同情与尊重。年轻、魅力，以及对自由的渴望，成就了她的独特气质，使她可以不必顾及舆论的压力而坚持个性，可以不必在往来于各阶层时为维护尊严提供证明自己立场的任何证据。她的天性就是最好的保护伞。虽然不够富有，但她也不会为慈善募捐而担心，在她看来做这些事是极为人道的。去世的时候她只有四十二岁，工人们为她在波多尔的坟墓上建了一个墓碑。

她的女儿阿琳·玛丽，长得跟她很像，或许比她还要漂亮些。阿琳身上具有的女性的保守，使她成为一名淑女，使其行为方式得到平衡。母亲的教育方式也影响了阿琳的性格。阿琳很少见到母亲，因为母亲总有忙不完的会议和演讲，毫无疑问，她对母亲的依赖多于对父亲的依赖。她本能地感觉到父母之间的分歧很深且很危险。在孩提时代，阿琳就目睹冲动行为带来的危险后果，不到二十岁时看到的父亲遭受的灾难，使她的这种体会更加深刻。面临重大问题，她才会行动。她骄傲、温柔、善良，会紧紧地抓住想要保护的东西。她不会惊慌，也不会被肩上的重担吓倒。源于这种性格，阿琳遇事总是表现得非常镇静。她的儿子保罗是这样说的：

母亲穿上她在利马买的那条裙子时，是那么漂亮，迷人！她的脸庞半遮在丝绸头纱里，只能看见她的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透出的目光，温柔而严肃，纯洁而亲切。

小时候，母亲就将阿琳送到巴黎的一个寄宿学校。那里经常会有一些

思想激进的学者和记者来演讲，就这样，阿琳遇到了克洛维斯·高更。弗洛拉·特里斯坦去世不久，阿琳就嫁给了克洛维斯·高更。弗洛拉·特里斯坦离婚后很可能将一笔可观的财产留给了她女儿，而克洛维斯·高更，也是一名商人的长子（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当然也比较富有），所以他们可以购买一套只有巴黎的中产阶级才住得起的公寓。

事实上，当高更两岁的时候，朋友儒勒·劳荷所画的以该公寓为背景的画像，就表现了一位母亲与两个健康、漂亮的孩子在一起的幸福画面：一个穿着漂亮的小女孩，有一头倔强但却梳理得非常漂亮的卷发，以及一双灵动的棕色眼睛；还有一个蓝眼睛、红头发的小男孩，他还光着屁股呢。画像全部用镀金的椭圆形框架装裱起来，用石灰做成的花环和丝带来装饰。

画像中，那位母亲看上去只有她实际身高的四分之三，因为这位高更夫人正坐在一张有红色长绒坐垫的镀金椅子上。她只穿了一件简单的黑色天鹅绒礼服，腰间及颈口处均有白色的褶带。她长得非常漂亮、精致；画家特别要突出的是她的瘦小、优雅，以及美丽的双手。这幅画像虽不像其他艺术品那么与众不同，但也算得上是一件艺术品了。画作流露出画家对画中人物的满意之情，也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人物外在品质和生活环境的信息，但内在的秉性透露得较少。画中折射出来的更多的是家庭的舒适和温暖。

这个舒适、温暖的家庭的突然破裂，肯定深深地打击了年轻的母亲。或许可以在另一个浪漫的、有魅力的家中自由地谈论的想法，缓和了她的伤痛。或许那就解释了她天性中与众不同的东西，她丈夫也曾注意到这一点。但丈夫的猝死，让她觉得前途渺茫，她觉得自己被遗弃了，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她带着两个孩子来到陌生的地方，与家人一起流浪，而这些“家人”对她而言就是陌生人，没有了丈夫，谁也不能告诉她活下去的意义。和丈夫在一起才算有个家，在其他亲戚的眼中，才能坚持自我。丈夫死了，她是一个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富亲戚家避难的寡妇。

这个家的主人很同情她的遭遇。他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名叫唐·比奥。他虽然已经一百零七岁了，却非常有活力，很和蔼，在利马还拥有一家大型医院。他很快就被其兄弟的外孙女的美貌吸引，因此，她很快就在这

个大家庭中有了一席之地。她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这个几世同堂的大家庭中的核心人物。但是这个家庭里的其他人，对这个来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女人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她这样做太过分了，破坏了这个家庭的传统。每当她意识到自己是个法国人——一个外国人，就想拼命维护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她发现自己已经对这个富裕的家产生了依赖。这个家虽然否认自己拥有一切，但同时又小心翼翼地看管着属于自己的东西。尽管他们有血缘关系，所有的西班牙亲戚都非常礼貌地对待她，但她毕竟是一名外国人，而且以她的判断，他们对她只不过是一种礼节上的礼貌罢了。她肯定十分想念法国，尤其是当她为孩子们的未来考虑的时候。

对他们特别是对保罗而言，利马简直像一个童话世界。在这里，他突然被看到的一切吸引。那个时候的利马，人们在家里饲养猴子，每晚都会有秃鹰为了争夺街头的垃圾而打架。这个小男孩，经常受到他那蛮横无理的姐姐的监视，而他经常能够成功逃脱，所以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独自一人去探险。她把他们的前途与诸如焦虑的事情相提并论时，孩子们都非常关心母亲。

事实上，这个法国男孩是家中的长子，他的叔叔即他父亲的弟弟伊西多尔还没有结婚，所以他是高更家族中唯一的继承人。因此，在秘鲁生活了四年的阿琳·高更，一接到公公去世的消息，马上不辞辛劳地返回了法国。作为一位母亲，她知道这是应该做的。她带着孩子，行动迅速，但有些不切合实际。翌年，唐·比奥逝世，他在遗嘱中留给他的受监护人阿琳·高更一笔丰厚的遗产。但这个势力强大的家族否认这一条款，只答应给阿琳·高更很少的一点钱，阿琳·高更婉言谢绝了。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位骄傲的、似乎有些权威的女性，某种程度上还是软弱的。她没有抗议，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努力地去适应。虽然更想在巴黎生活，但她从公公那里继承的遗产很少，根本不够支付她和孩子们在巴黎的生活费用。她接受了丈夫的兄弟伊西多尔的建议，跟他合住在奥尔良那幢古老的大房子里。如此一来，也能让孩子们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她手里的一小笔资金可以供保罗生活，也可以给女儿玛丽当嫁妆。

在这个家中，保罗·高更度过了他的童年（一直到他十七岁）。这个家庭

的主人伊西多尔·高更，是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他性情温和，但没有多少天赋和个人爱好。他让人熟悉的名字——“奇奇”叔叔，让人大体上能够想象出一个亲切的男人的样子。早晨，他是一位仔细的、不爱运动的商人；傍晚，他会在花园里散步。他的政治观点非常激进，对宗教的态度虽然很开明，但不热衷于宗教，他不会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也不会跟那些和他想法一致的人结成联盟。他很爱干净，并且享受着这个大家庭的温馨，同时对他那位漂亮的嫂子也很尊敬，因为他很感激她能把这个大房子收拾得那么井井有条。家里的每个人都很有礼貌，除此之外，他更喜欢孩子们带给他的感动。而阿琳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远在他之上，事实上，她给这个中产阶级家庭带来了更多的色彩。她爱好文学，经常画些素描或水彩画，而且常常参与政治，但对任何与金钱、经商有关的内容不屑一顾。她发现自己的儿子有经商天赋时，大发雷霆。父亲的经商经历、母亲不停参加社会活动、丈夫的猝死，以及客居秘鲁四年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她对自己家以外的一切都没有丝毫兴趣。

对这个被人叫做小保罗的男孩而言，尽管这个家有母爱，但并不能留住他。尽管姐姐只比他大两岁，但任性、精力充沛、充满魅力的她善于雄辩，气势汹汹地对待他和母亲。他被叫做小保罗，也并非完全不合乎情理。整个童年，他都处于弱势。他身体消瘦且沉默寡言、性情温顺，但一旦打算去做一件事情，他就会表现得非常固执、倔强。他不是那种为了利益而善于算计的人，他极易相信别人，所以很容易就上当受骗。一旦他获得了什么，母亲和姐姐就会斥责他，母亲认为那是一种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而姐姐则会把他的东西抢走。有件小事始终烙在他的记忆里，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他。

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手里拿着几颗彩色玻璃弹子。母亲很气愤地责问我从哪儿拿的。我觉得非常羞愧，告诉她我是用皮球换来的。

“我明白了，我的孩子，你一直都在做生意。”在母亲的眼中，经商是一个令人羞耻的职业。可怜的母亲啊！她是错误的，而在这方面她的感觉是对的——她在我孩提时代就让我明白，某些东西是不能出售的。